



非 常 時 期 民 衆 叢 書

第 七 冊

第 五 集

血 裏 開 車

編 著 者 教 育 部 民 衆 讀 物 編 審 委 員 會

正 中 書 局 印 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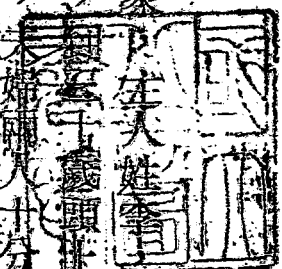
MG
12468
113



3 2173 1108 7

血裏開車

在東北遼寧省瀋陽縣城中，有一家人家，單名一個唐字。他是店夥出身，爲人謹慎，自己開了一家小布鋪作買賣。娶妻馬氏，和氣，日子過的非常安樂。那馬氏生下一子，取名李通，夫婦倆愛得如掌上明珠，小心撫養。李通長到六歲，便進小學念書。那李唐有心要叫李通多讀幾年書，作個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人，自己寧願省吃儉用，把錢交給李通在學校裏用。因此那李通，得以在小學直念到畢業。可是李通在



小學畢業以後，他父親因爲生意不大好，便再也上不起學校了，只得幫着他父親在舖子中學作買賣。光陰如箭，轉眼到了民國二十年，在九月十八那一天，日本兵占據了瀋陽，鬧得天翻地覆，雞犬不寧。李唐害怕，帶了妻兒到鄉下去避難。不道那東洋兵擾了城市，又到鄉村，姦淫擄掠，無所不爲。一日那馬氏在山邊砍柴，碰到七八個東洋兵，將她拉去污辱一番，把馬氏活活的氣死了。李唐悲痛得要投河自盡，虧得孩兒李通苦勸，才將尋死之意拋去。過了幾時，時局稍稍平靜，父子兩人，回到城中，看看那間店房，幸而沒有給日本鬼子燒掉，便重整旗鼓，再開小鋪。

，勉強過活。那李唐痛念妻子馬氏，竟不再續絃，只是抱孫心切，好容易看兒子滿了二十歲，便替他娶了一房媳婦。那媳婦生得伶俐，很能做活，小夫妻倆如魚得水，親愛非常。李唐看了這等情形，想起了家中自馬氏慘死以後，一直清冷到現在，才熱鬧了些；只要能再生得一個孫兒，便更快樂了。只是想到自從日本鬼子來了，捐稅日重，生意更不好做，心中又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憂愁。一日傍晚，那李唐在店中料理店務已畢，坐在店門口吸烟。李通出了門，去完捐稅，還沒回來。媳婦兒在爐旁燒火。那李唐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日子可越發過不下去了。人說薄儀皇帝

坐了朝廷，天下太平，現在太平得我們連衣飯都混不上了，哼！」說罷恨恨的敲他那旱烟筒。媳婦兒在爐邊聽了，也發氣道：「什麼太平！前些時不是聽說關內又打了仗麼？」李唐道：「可不是；混世魔王鬧中原，日本鬼子又打進關內去了。」媳婦兒道：「聽說咱們全國的人民都起來抵抗了，把小鬼打得七零八落的。」李唐道：「原來關內不比這兒容易打了。難怪前天在火車站上，看見五列車，滿是傷兵，小鬼準是吃了大敗仗啦。」媳婦道：「咱們中國再打幾個勝仗，把小鬼統統趕跑就好了！」

兩人正在說話，忽見李通滿頭大汗，氣急敗傷的回來

。李唐大驚，忙問出了何事。李通道：「我到警察局裏去，教日本人罵了一頓，說咱納捐遲了三天。我一肚子氣，也沒有敢言語，完了警察捐，出來碰到那個開火車的張小原，他說南滿鐵路，要在一月以內再趕着修一條鐵路，成爲雙軌。日本運兵去到關內，關內運傷兵來到瀋陽，都是走這一條路，原有的那條鐵路，已經不夠用，只得再修一條。限定日子就要動工，這怎麼辦呢？」李唐道：「這就奇了。他們多築一條鐵路，跟咱們什麼相干？要你這樣大驚小怪的！」李通急得躁腳道：「啊喲！爸爸你還不知道呢，這鐵路修起來工程浩大，不比尋常，要用許多的人工

，少不得要徵工徵到咱們頭上。那張小原說，說不定明天就要來要人了哩！」李唐聽了，這才著急道：「這便怎樣才好？」計較了半天，說道：「爲今之計，再沒有旁的法兒了，我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，想來徵工徵不到我頭上；要緊的是你們年輕人，三十六著，走爲上著。你還是再到鄉下舅舅家裏去躲一陣，等過了這事再去叫你進城。事不宜遲，我看你今晚就走，這兒讓我一人抵擋就是。」李通只得遵命，當夜帶了一些盤費，別過父親妻子，悄悄躲到鄉下去了。正是：

日本添築南滿路，逼得壯丁逃下鄉。

到了第三日，那偽滿警察受了日人之命，果然滿街滿巷的拉夫。年輕力壯的人，都被一個個用繩索綁着，牽去築路。那偽警來到李唐家中，口口聲聲要拿李通，李唐百般央求，說兒子前天出門，一直沒回來，不知到那裏去了。偽警不信，滿屋子搜索了一通，果然沒有。便道：「兒子不在，老子替工。」於是便來拉李唐。李唐的兒婦哭着攔阻，被偽警一脚踢開，拉了李唐便走。可憐那六十多歲的老人，從此便被押着去做苦工，跟別的壯丁們，一同搬木運石，扛鐵挑泥。那些被拉去做工的人，白天汗流如雨，晚間餐風飲露，吃不飽，睡不穩，做得不齊全時，那監

工的日本小鬼，還用皮鞭狠命的打他們，抽得皮開肉裂，血流如注。一個個累得上氣不接下氣，還得賣力硬做。衆人中間，有些年輕氣盛的，耐不住這樣壓迫，說出了半句怨言，便被那小鬼一槍打死，屍首拋在路旁喂狗。有些人偷著跑了，又被小鬼捉住打死。後來小鬼更出毒計，工人用鐵鏈鎖在一起，一個連着一個，防止大家再跑。那些苦處，真是有筆難書，有口難說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一月已過，南滿鐵路，已由東北幾萬人民造成了雙軌。完工以後，那李唐這才回到家中，却已經瘦得有皮無肉不成人樣了。他那兒婦哭道：「想不到公

公受了此大苦；早知這樣，叫你兒子去也就罷了。」李唐答道：「事已過去，還提它作甚？通兒沒回家過麼？」媳婦道：「沒有；他倒怕是正過着好日子呢。」李唐歎一口氣道：「唉，日本人在這裏一天，咱們誰都不會有好日子過！現在事情已過，你下鄉送信去，喚他回來吧！」媳婦應了；便到鄉下，去喚李通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那駐在東北的日本軍隊，是侵略中國的急先鋒。自從盧溝橋日軍有意惹禍，中國全面抗戰以來，那東北地方，便成了日本軍隊的後方。駐在瀋陽的日本軍閥，把軍隊不斷送進關內，一心想要打敗中國，不料中

國的軍民，都不是好惹的，拚命抵抗起來，將日本鬼子殺死殺傷了許多。戰爭區域漸擴大，那日本軍隊，自然就不夠分配。一日，那日本的軍官，正在官廳裏跟部下議事，忽然接到一封電報，乃是關內日本軍司令部拍來，說日軍在台兒莊大吃敗仗，損失了兩萬多人，要求東北駐軍趕緊遣派救兵前往。那軍官看了大驚失色，叫了一聲「啊喲」！部下忙問何事。那軍官道：「想我皇軍，已有許多陸續開進山海關內，這兒的兵，已剩得不多；國內也不見有新兵補來。這裏剩下的兵卒，還要保着這個地方；倘若都開進關內，這兒的義勇軍多得像牛毛一般，萬一攻打起來，此

地必定不保。若是不發救兵，關內前線便支持不住。這可怎生是好？」衆部下聽了，俱都抓耳搔腮，無法可辦。過了半晌，才有一個狗頭軍師模樣的人出來，說道：「我看這救兵不可不發。想關內皇軍吃了敗仗，倘若不去援救，那麼幾個月來奪到的地方，必致前功盡棄，這如何使得？」那軍官接口道：「依你的意思，這裏的兵倒可以開進關去？」那狗頭軍師道：「却又不能。這裏的軍隊要在這裏防備義勇軍的攻擊，是萬萬開去不得的。」那軍官罵道：「呸！說了半天還是這個話，等於沒說。你跟我開玩笑不成？」那軍師奸笑了一陣，道：「長官息怒，且聽小的說出一

條計來。想這東北地方，有的是中國壯丁。雖然已經徵了許多送進關內，却還有許多人留着。目下我大日本帝國，已經派了許多老百姓移民到此，來種中國的地，來做中國的買賣。留着這些中國壯丁，實在礙手；動手殺罷，又怕激變了他們。現在何不將這些壯丁一起捉來，編成部隊，送進關去，叫他們去當砲灰？一來救兵有了著落，二來這東北地面，也可以從此清清爽爽讓我們日本人來獨占。一舉兩得，豈不是好？」那軍官一聽，拍手笑道：「妙極！妙極！」當下便問如何辦理這事。那狗頭軍師道：「只要如此便好，第一不要走漏風聲，否則叫他們逃了去當義

勇軍，可不是玩的。第二要快，頂好在一夜之間，派遣兇軍隊警察，去一家家的將壯丁捉來，給他們一個迅雷不及掩耳。捉了往火車裏一裝，就是豬進欄，鳥入籠，任他們有天大本領也跑不了。」正說着，旁邊有一個鐵路局長接口道：「好極了。南滿鐵路雙軌已經築好，又新造了鐵皮鋼車多輛，正好運送這批壯丁。」那軍官滿面得意笑道：「再好沒有。」於是馬上發下命令，叫手下安排去了。正是：

狗頭軍師施毒計，無辜良民大遭殃。

李家媳婦，受了公公之命，去到鄉間，接了丈夫李通

，回來家中。父子相見，又悲又喜，總以爲從此可以稍得安靜。不料一波才平，一波又起。這日晚間，父子媳婦三人，正在家中安睡，忽聽得門外有人叫喊。李唐去開門時，只見一個日本兵和一個僞警，亮着電棒，拿着手槍，踏進門來。老人驚得呆了，說不出話來，只是打抖。裏邊李通，正同媳婦睡着，聽得聲音，也走出來。不防那日本兵一見李通，便喊拿下。將他兩手反綁着，就拖出門去。媳婦兒大聲哭喊，驚醒了發呆的李唐，上前攔阻，吶吶的說道：「要拿也說，說，說個明白，到，到底爲了甚事？」那日本兵不但不理，反而劈臉一巴掌，打得他踉踉蹌蹌倒

在屋角落裏。一面却拉了李通出門，往汽車裏一推，鳴的一聲開去，霎時間無影無蹤了。那李唐和媳婦兒在黑暗裏呆着，也不知怎樣才好。正在無奈，忽聽得鄰家張大嫂，李大媽，錢老公公都哭喊起來。霎時間哭聲四起，叫喊連天。那馬路上，汽車鳴鳴亂響，橫衝直撞，也不知裝了多少人去。你道這是怎麼一回事。原來這正是那東洋鬼子跟偽滿警察，乘着夜深不備，來捕捉壯丁，把一座瀋陽城鬧得像油鍋刀山，十八層地獄一般。

那李唐失了兒子，也不知是吉是凶，過了半晌，才想起一個人來，就是開火車的張小原，他與李通很有交情。

當夜李唐便去小原那裏打聽。張小原告訴他說，這是日本的惡計，要用火車將壯丁運到關內去打仗，明日便行。他自己也被迫着去開火車，心裏十分不願，正在沒法兒拒絕呢。那李唐聽到了底細，便回到街上，向街坊父老告訴。大家說道：「咱們應該想出個辦法來，不讓他們運去才好。」有人道：「咱們這一批，都是老的小的和女人家，沒有力量，要爭，決爭不過來。還是想個哀求的法子罷。」李唐說道：「剛才聽張小原說，他們明日一早就要開車，咱們何不都到鐵軌上去，一齊坐在軌上哀求。日本人若是還有點人心，看見這麼多人向他哀求，說不定會回心轉意。」

，放還壯丁。若是不能，咱們沒有了兒子，活着做什麼？就一齊死在車下罷了。」衆人聽了，都說道好。便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一齊向鐵路上走去。不一時到了鐵路旁邊，大家看見，果然是雙軌，便一齊挨次坐下，等待車到。因人衆多，竟坐了一里多長。看看天色微明，忽聽得遠遠嗚嗚的幾聲叫，火車果然從站上開出來了，那些東北父老們聽到，便一齊將手舉了起來，又長又密像樹林子一般。大家都異口同聲的叫喊起來，老的說道：「放還我的兒子啊！」女的說：「放還我的丈夫啊！」孩子們說不成句，只是「爸爸！爸爸！」的亂喊。種種聲音，混成一片像鬼哭神

號一般。只驚得那兩旁山鳥停飛，池魚不躍，草蟲止唱，野狗凝神，好不悽慘。

且說那開火車的人，正是張小原，他被迫着將那滿載壯丁的火車，從站中開出。開不幾時，便聽得一片喊聲。向前一看，只見前面鐵軌上滿都是人，連綿不絕。小原大驚，連忙停車，報告押車的日本軍官。那軍官看明白了，怒喝小原道：「開車！」小原心中氣憤，渾身發抖，伸出蒲扇大小似的巴掌來，啪的一聲，給了那日本軍官一個大耳光，打得那日本軍官一個筋斗從火車上栽下來。小原還要打時，不防被一個日本兵，掏出手槍，一下打死。說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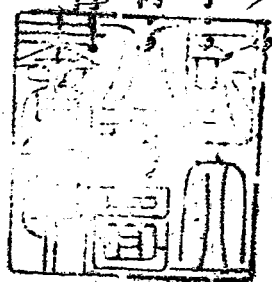
遲，那時快，一個日本小鬼也會開車，將機關一開，那火車便像毒龍一般，直向那些東北的父老的身上衝去。這一衝，只衝得路軌上的許多同胞粉身碎骨，死在輪下。也有頭顱軋碎，腳被撞出二三丈以外的；也有四肢還擱在路旁，腦袋和身體已經不知去向的。那開車的見事不好；

車要出軌，連忙把火車回退站去，打電話叫來一隊

，架上機關槍，向路軌上那些未死的東北同胞掃射，真正是屍舖成路，血流成河，悲慘之狀，難以形容。那日本鬼子又調來一批工人，把路軌的屍體移去，這火車的汽笛，嗚嗚的哀叫了兩聲，仍載着這一批同胞向關裏開來。那裏

的壯丁們，看到了這般情形，一個個心裏像刀割一般，好不悲痛！大家心想：殺我父老，血海冤仇，此仇不報，還是人麼？因此，他們當時雖然被鎖在車內，無法可想，等到一進關內，下了火車，領了槍彈，便立刻反正，倒轉槍頭，跟着關內的同胞，一齊去打日本，報血仇。這是，暫且不提。現在且讓我道出八句詩來結束這故事：

日本軍閥虎狼兇，侵略中國動刀兵
關內屢吃大敗仗，再三關外捉壯丁
東北父老臥軌勸，血裏開車硬前行
寄語抗戰兵和將，不滅日本戰不停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初版

非常時期
民衆叢書
第五集
第七冊

血裏開車

實價國幣五分

編著者

教育部民衆讀物
編審委員會

發行人

吳秉常

印刷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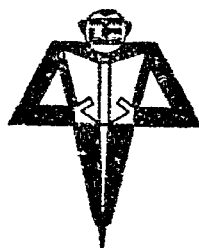
正中書局

發行所

正中書局

(1186)

星
級



(BC

5

246.8

73